



書經注卷之二

夏書

禹貢

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為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也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書經注卷之二

國朝  
金履祥  
書經注  
卷之二

300048

249998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如敷治之敷有布置周徧之義禹治九州非  
一手足之爲烈亦布置規畫之有道耳隨山刊  
木禹功之始奠高山大川禹功之終其始洪水  
泛濫草木繁興禽獸逼人種藝無地禹於是隨  
山刊木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奏庶鮮食且  
使民居高種藝以給粒食又以升高望遠規畫  
疏導其後懷襄之患悉定則又定其高山大川  
以爲每州表鎮望祀之典焉此禹功之終也又  
古者州域旣廣國小而多地無定名凡禹貢所  
書山川皆因山以名其地非謂專導其山也此  
讀禹貢之凡例今表見於此云

冀州

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  
無外之義也九州豫爲中帝畿實跨冀豫然自  
唐虞都冀天下遂指冀爲中州如楚詞謂中州  
爲冀州是也聲教自冀四達則自冀以北所及  
固廣矣此異日并幽所以分也冀之爲州三面  
皆河水患特甚蓋河自崑崙東北流阻陰山一  
帶則折而南流爲冀西河至華陰又折而東流

爲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自西河  
出孟門之上南河壅砥柱之西東河旋於大陸  
之野此冀州水患所以爲甚也而究在冀東又  
爲下流之衝故先冀而及兗自禹載壺口治梁  
岐闢龍門疏砥柱緒大陸而冀之患息播爲九  
河使之北流醜爲灘潔使之東殺通于淮泗使  
之南泄於是兗之患平而青徐次第皆平矣冀  
州之境今之河東燕雲遼西河北西路皆是  
既載壺口

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慈州吉鄉縣冀雍之

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龍門則  
河南出之門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常謂呂  
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春秋梁山崩傳謂壅河  
三日不流水經注謂呂梁之山巖層岫紆澗曲  
崖深巨石崇竦壁立于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  
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孟門亦在石州今有孟  
門關岐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  
統爲西山古河逕之險阨治三山以廣河道也

舊說雍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䟽闢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剪其翦鬱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啟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民所瞻仰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治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蔡氏謂因其舊而修之也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鄭漁仲謂乃今平定軍按平定軍亦本以太原府廣陽樂平二縣置爾雅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率多

書經注卷之二

四

山險今太原府亦險阻但榆次與平定諸處爲高平爾岳卽太岳今晉州霍邑縣霍太山也山南曰陽今晉州岳陽縣也汾水出太原諸山經晉州蔡氏謂此條爲治汾水而言然禹經理水土濬呷澮畫井疆物土宜凡事蓋竝手皆作不獨汾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大也懷地名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所謂覃懷也卽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

入河衡漳卽今漳河有兩源其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其一出潞州長子縣發包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酈道元以濁漳爲衡水以清漳東南流而濁漳橫入之也按唐志冀州以衡水名縣而漳水在縣治之南一里洺州舊清漳名縣而其地有衡漳濱則非二名也漳河本入河自河徙之後漳自至今滄州清池縣入海唐時有請以漳水備四瀆者以其獨達于海也

禹治冀州載壺口治梁岐則冀西河患息修太原至岳陽則冀之中郊甸治覃懷底績至衡漳則冀之東南水土平至於恆衛烏夷則冀之東北皆可知矣此神禹治冀之次第也

厥土惟白壤

此辨地也白其色也無塊曰壤言其性也顏師古謂柔土曰壤周官大師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而草人又有糞種之法亦因其色性而各異傳所謂先王物土之宜而制其利者也先王辨地教民不失其宜故五穀熟而民人育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皆是也禹貢田賦上中下三分而三之中又三之爲九等以人功之多寡也其實則皆什一諸州先田而後賦以賦之出於田也冀州先賦而後田以賦之不專出於田也冀爲帝都地大人衆天子所自治鄉遂正軍羨卒必雄於外服粟米黍稷併與漆林雜物並征之亦不別立貢筐總其數之入爲九州第一但聖人取民不盡其力又有時錯出於次等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土戴其上但壤性

書經注卷之三

六

柔細故其地爲九州第五

恆衛旣從大陸旣作

恆水名出恆岳之北谷合于滹而入易衛出眞定府靈壽縣古入河今合于滹沱古書謂舜分衛水以北爲并州又按滹沱河出恆岳諸谷而衛水與之合流恐恆衛旣從卽滹沱爲是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杜佑李吉父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土按地說大河東北流過潞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蓋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旣出枯澤西山

勢斷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於此爲藪河水  
泛溢又盤澗其間是爲大陸沈存中爲大陸皆  
濁泥所堙今爲平土矣又按禹貢諸州山澤地  
水皆敘厥田之上貢篚包匭皆敘田賦之下未  
惟言入都水道耳冀爲帝都不別出貢篚固矣  
而恆衛大陸復敘於田賦之下何也此非治水  
施功之例亦言入都水道因以見其成功爾蓋  
冀爲帝都而自平陽四達甸服之外東北最遠  
又限以太行之脊其北境侯采則自衛入河其  
東偏則自大陸入河其東北島夷則自碣石入  
河也

書經注卷之三

七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遼朝鮮之  
地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冀者也其貢皮服爾  
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夾旁行也右碣石負  
海之山也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舊以右爲  
大行山之右非也右碣石在平州石城縣南舊  
爲大河入海之處今河徙海淪碣石去岸五百  
里矣其山頂踵皆石頂又有大石如柱世名天  
橋柱云其左碣石唐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作泲兗州西北界河東南跨泲其時黃河北流泲入河而南溢以東又北東入海爾雅所謂泲河之間爲兗州自周定王五年河決而東漢孝文時河決東郡武帝元光中繼決瓠子又決於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元帝時大河分流而屯河塞其後又決於平原而下流與漯一王莽末河遂行漯川泲水亦不復南出後世代有河決之患其後遂行泲水故道則兗州之境土無非河患淪徙之地漢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則兗州之境北已海淪西又河徙南則泲泆其川澤源委咸非其舊矣今河北東路大名開德恩博德濱棣滄永靜京東之泲濮京西之滑小海以東距于營平皆故兗之地也

九河旣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兗當其東又地平曠無高山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禹於是播爲九河以殺其勢爾雅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澌鉤盤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謂徒駭卽滹沱

在今滄州之清池馬頰鉤盤在今德州之平昌  
胡蘇在今滄州之臨津覆釜在今瀛州之樂壽  
鬲津在今滄州之無棣簡卽今大名之間潔在  
今滄州之南皮按河自大伾北流過大陸以北  
方播爲九而今於魏瀛德棣之間更求其故迹  
遠矣據王橫所言大風海溢卽今小海礪石古  
河入海之處今在海中五百餘里則九河之地  
淪爲小海久矣况自河徙之後經流旣息枝流  
尚可尋乎

雷夏旣澤

書經注卷之二

九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  
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於今

澠沮會同

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澠沛出爲澠沮有楚  
音二水河沛之別也然則河遷沛泚則澠沮不  
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  
澠卽汜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氏謂  
汜受陰溝至蒙爲澠水東入于泗卽汜水汜今  
作汴沮卽今澠水首受滎澤過應天今入南清  
河近時黃河亦入此路但經稱會同古當合入

涉後世導之入准入泗爾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究土宜桑後世所謂桑間亦一證也今水平桑  
長而蠶事興矣究土無山洪水則民居高丘今  
土平而降丘宅土矣

厥土黑墳  
墳謂土性起發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九州土田連舉惟究徐揚三州又入草木一條  
蓋三州皆東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濫草木不生

書經注卷之三

十

至是始繇茂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  
者或於上字下添二交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  
作正通爲貞又篆文眞字作𠄎與下下相類因  
以致誤學者不知古文說多不通究地平下被  
害特甚水患雖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鮮少蓋十  
有三年而治田與賦始同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黑鹵之地宜漆桑土宜絲篚者幣帛之類以篚

盛貢之織文者織絲成文也

浮于濟源達于河

此充入都水道也沛入河而南出故浮沛可以

達河史記禹醜二渠引河其一濞也薛氏謂古

濞自今開德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濞

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濞川其後河徙而濞

亦不復存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於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其地東北

跨海西南距岱岱卽泰山是名岱宗在今襲慶

書經注卷之二

十一

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其山特起東方爲下上

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卽原山汶出其西

淄出其東東卽蒙又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

水所出西南卽泗水所出青州之地得今青齊

濟南淄濰登萊密東跨海而高麗北跨河而遼

東但小海所淪則青之北境亦非全壤不獨充

州爲然

嶠夷旣畧

首書嶠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

東夷兼堯命羲仲宅嶠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

表於前或云卽今登州之地畧者經畧之也

濰淄其道

濰出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至濰州昌邑入海  
淄出今淄州川縣東南原山今入北清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古文作潁青之土色白而性墳起其海瀕之  
地則廣大而斥鹵可煮為鹽故齊有魚鹽之利  
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厥田惟上下

九州冀田第一青徐卽次之後世所謂秦得百

書經注卷之三

土

二齊得十二亦言其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百  
二十二猶言百倍十倍

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棗夷作  
牧

鹽廣斥所出絺細葛布也海物非一種皆雜貢  
之岱畎太山之谷其所出絲枲麻也鉛黑錫松  
太山之名材怪石異石也如今棗之温石可為  
器今青州黑山紅絺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

如月暈如山峯如雲霞如花卉卽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間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萊夷萊山夷俗地宜畜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

厥篚檠絲

檠山桑也其絲堅韌宜絃瑟琴故篚以貢之一說通上文謂萊夷貢檠絲蓋今萊人猶謂之山繭云

浮于汶達于濟

書經注卷之三

三

汶水出今襲慶府萊蕪縣原山古入泲今入北清河兗州浮泲達河故青州止書達泲則達河可知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被淮今襲慶泗沂淮陽漣水海郵宿西接單陳蔡潁之地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

沈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流之沂也出沂州  
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  
最大卽禹貢之沂也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  
在今海州朐山縣藝種藝也淮沂之水旣平則  
蒙羽之墟皆可種藝矣

大野旣豬東原底平

大野卽鉅野澤在今濟州鉅野縣唐鉅野屬鄆  
州石晉時混於梁山灤鄆今東平府卽東原之  
地大野之水旣豬則東原之地底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書經注卷之三

古

埴細而黏若今陶器之泥考工記搏埴老子斑  
埴是也漸包古文作蘄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上黏埴而墳起故田視九州爲第二當時生  
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貢土五色用以立社逸周書曰建太社國中其  
壤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  
土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  
以白茅以爲侯社

羽吹夏翟

羽吹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古車服旌旄以雉羽爲飾羽山出夏翟以此得名

嶧陽孤桐

嶧山在兗州鄒縣名鄒嶧山九域志以爲嶧山在淮陽下邳所謂嶧陽者是山南曰陽孤桐者特生之桐也桐性虛時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

書經注卷之二

五

泗濱浮磬

泗水之濱浮生之石可以爲磬如今硯石之取于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自特生者故謂之浮今下邳猶有石磬山乃其遺跡又宿州亦有靈壁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

淮夷蠙珠暨魚

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卽淮白魚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



厥篚玄織縞

玄黑赤色沈括謂今深紫類阜者是古人以爲  
上衣織黑經白緯者縞素縉也記有虞氏縞衣  
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素禫而織

浮于淮泗達于河

古文尚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亦作荷今俗本  
誤作河爾泗出兖州泗水縣陪尾山有四源故  
謂之泗荷澤與沛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荷  
下可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青州書達  
于沛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荷則達沛可

書經注卷之三

十六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得今淮南江南東西二浙之  
地福建廣東亦屬焉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宮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  
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

志所謂湖漢水九者卽是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脩浸淫故陽鳥居之陽鳥雁也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則漂沒以此知神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爲防患之意蓋深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震澤今太湖三江太湖之下三江入海者一說吳松江七十里分流爲三入海中爲松江東南爲東江北爲婁江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是

書經注卷之三

七

也一說太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述右在浙西嘗尋故道開其一以泄白水之患蓋後世故道多湮雖松江尚存然亦淺故浙西歲有白水太湖謂之震澤者震動也今湖翻是也在今湖州烏程之北北入常州無錫晉陵東入蘇州吳江縣周回六百五十四里按舊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

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  
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旣以彭蠡爲一則上文  
旣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旣字  
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旣豬矣則陽鳥攸居三  
江旣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  
之三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  
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  
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也今按揚州  
之境嶺至邨虔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  
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  
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爲彭蠡其  
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  
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  
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  
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  
而於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  
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  
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  
是山險浙亦山溪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

篠簜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

篠箭竹簞濶箭竹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土上錯

揚江湖之區下流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簞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書經注卷之三

九

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石之美似玉古有瑤爵今瑪瑙水晶壽山石皆可爲杯器蓋瑤之類現今琨山石是篠以爲矢筈簞以爲管儀禮簞在建鼓之間是也齒象齒革犀兕之皮羽翟雉毛旄牛尾故爲揚貢今嶺海之間有之凡此皆爲器服車甲旌旗樊纓之飾惟木惟與也木豫章之屬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如今黃草蕉布之

類

厥篚織貝

博物續志曰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華  
紡以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  
薛氏云織貝今木綿也或曰織貝卽島夷所貢  
如今南海諸番皆以木綿爲服謂之搭布其細  
者則名吉貝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惟荆揚有之踰淮而北則爲枳  
橘頰所謂受命不遷者也沈存中謂本草柚皮  
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  
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擾民

書經注卷之三

三

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徐州已言淮泗達河故此但言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

北抵荆山南跨衡山以南荆山在今襄陽府南  
漳縣衡山在今衡州之北九十里屬潭州湘潭  
縣荆州得今荆湖南北路北接京西西侵夔峽  
南控廣西

江漢朝宗于海

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

下流無壅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

### 九江孔殷

九江洞庭也孔殷甚得其中也朱子謂國初胡祕直近世晁詹事陳冠之皆以九江爲洞庭按江海經亦云洞庭沅澧之水瀟湘之泉是爲九江今按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后九江入也澧當九江數外今考朱子文集及漢史及江陵新志更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

山東北名鐔菑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舊說不在九江之數朱子文集言九江云湖南有蒸湘之屬而記文亦云蒸湘之會今入于此四曰澧江出武岡軍唐糾山又名邵陵江亦名益陽江至益陽縣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西江今據西漢志則沅水出牂柯郡界故且蘭縣山東北流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洞庭且蘭今屬播州是與牂柯江隔嶺而分者也六

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七曰序江出辰州  
溆浦縣鄜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  
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  
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  
庭此九江也但郴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  
郴城縣始勝舟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  
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其與漸序  
二水孰爲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已上九江會  
爲洞庭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  
洞庭之名其後漸序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  
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今所謂荆湖南北路自  
是而分

書經注卷之三

三

沱潛旣道

爾雅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今江陵府松滋縣南  
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所下流復合曰筮籬江  
公安縣有沱潛港此沱之證也潛出今江陵府  
潛江縣漢志謂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說  
者以爲潛水華容今監利縣此卽潛江縣

雲土夢作乂

舊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書改焉江北爲

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沈存中鄭漁仲謂今監利玉沙景陵等處是江南爲夢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沈鄭謂今公安石首建寧等處是然二氏之說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安德府有雲夢縣而荆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皆有雲夢司焉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其所連亘固廣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旣以雲夢兼稱故所在藪澤皆謂雲夢爾又按荊州之地中間卑濕江漢至此支分沮洳故藪澤爲廣今枝分爲沱潛者旣道則其沮洳爲雲者皆爲平土爲

夢者皆可作义矣

書經注卷之二

三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揚之土皆塗泥性止宜稻故田爲第八視揚稍高爾今世謂江陵爲魚稻之鄉其餘類此然而賦入第三以近中土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

荆貢罍與揚同羽毛齒革所謂利盡南海也金次于揚而木加焉柁古文作柁爾雅柁一名櫂郭璞謂材中車輞榦栝也材中弓弩之幹周官所謂荆之榦是也栝檜也揚止言木荆又脩言



羣材

礪砥砮丹

礪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礪細曰砥今郢石是也  
砮者石可以爲矢鏃今思播有之周初肅慎氏  
貢楛矢石砮家語孔子嘗以對陳侯石砮之問  
蘇氏謂孔子不近取諸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  
荆梁之不貢此久矣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  
明砂及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

惟箇籥楛三邦底貢厥名

箇籥竹也趙宣子所謂箇籥之勁楛其本堅小

書經注卷之三

三

而直陸璣謂葉如荆而赤莖似菁二物皆中矢  
筥三邦所貢又爲名材三邦之名不傳考工記  
曰妣胡之筥鄭氏謂胡子之國在楚之旁者唐  
志零陵貢葛筥蓋此類云

包匭菁茅

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淮之間召陵之  
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朱子謂古人醑  
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  
茅取其至潔包者苴之匭者匣之也劉蕢謂辰  
州廬溪縣包茅山一茅三脊今屬麻陽縣然鄂

州山上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

厥篚玄纁璣組其間非至各謂纁南入洛出

爾雅云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考

王記曰三入爲纁一說謂六入爲玄古人玄衣

纁裳璣珠生於水類玉組辯絲以貫珠以爲冠

纁佩以貫玉帶以爲紐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

九江納錫大龜中土所產而黃山北望

其尺有二寸以上謂之大龜龜之神在甲故可以

卜納錫神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書經注卷之三

荆之諸國或從江或從沱或從潛以入于漢自

漢入丹河白水河卽踰山路入洛達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大豫於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

得今東西南三京潁許汝亳陳曹孟鄭唐隨襄

均拱陝虢商鄧諸州之地

伊洛漚澗旣入于河

世傳禹闢伊闕今河南伊闕縣北兩山相對如

門闕伊流出其間北至洛陽縣南入洛洛出熊

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今虢州盧氏縣河南永寧

縣皆有熊耳山邵康節謂當以上洛者爲是瀍水出今河南府河南縣穀城山至堰縣入洛澗水出河南府滎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河南縣入洛洛至鞏入河

滎波既緒

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官職方其川滎維其浸波差則二水也泐水入河而南出溢爲滎今鄭川滎澤是其處爾雅水自洛出爲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泐水不復南溢而滎涸漢明帝

書經注卷之三

三

使王景卽滎故瀆東注浚儀名浚儀渠

導荷澤被孟諸

荷澤在今曹州沛陰縣孟諸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荷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併行澗水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其上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踈如輶輶之澹淖汜關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唐虞甸服跨河而南  
故豫之賦與冀相埒計皆上上冀言上上錯豫  
言錯上中特異文耳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紵以爲布纊綿也餘見上磬錯磬玉不可多琢  
以錯磨成錯鑄鐵爲之今鑪是有用則錫命而  
貢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北距華山之陽西南抵黑水得今興元成都

書經注卷之三

七

潼川夔州四路及松外諸戎東西珥河諸蠻漢  
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

岷嶓旣藝

岷山江源嶓冢漢源說見下文岷山之下沃野  
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土江漢之源旣滌則  
岷嶓之墟皆種藝矣

沱潛旣道

沱自今永康軍導江縣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

蜀諸州至新津縣與大江復合此皆沃野灌注  
之利也水自漢出爲潛然地志巴郡宕渠縣有

潛水西南入江今渠州流江縣也又漢中安陽縣有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今洋州貞符縣也然此潛自指西漢水出秦州清水縣亦名嶓冢山東南流徑西和州南名犀牛江東合于嘉陵江以入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始見之

### 蔡蒙旅平

蔡山在今雅州巖道縣南諸葛武侯征南夢周公於此遂立周公廟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謂之蒙頂山雲霧常蒙其頂上合下開沫水徑其中出爲溷涯水沫卽大渡河也旅祭也平謂蔡蒙之墟水土皆平也

### 和夷底績

雅州雅道以西地名和川卽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爲羈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爲大渡河諸水於蔡山和夷致功者爲青衣水諸源也青衣水與大渡河合至今嘉州南岸青衣山下入于岷

江青衣蠶叢氏之神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細而疎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也  
田第七賦第八或七或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梁州產鐵漢書蜀卓氏程氏皆以治鐵富擬邦君銀白金鏤鐵磬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可以爲裘其毳可以織爲金罽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書經注卷之三

无

西傾雍州山在今洮州臨潭縣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東南今名白水江又  
一源名墊江出洮及其南壘州岷州階州宕昌諸處東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關嘉陵谷西傾諸國雖隸雍牧而水道則於梁有桓水之可因梁州通都水道或自潛或自沔潛沔於渭無可通之道乃逾山而後可以入渭經當言入于沔逾于渭如上文逾于洛之例  
今本誤也蓋潛卽西漢水沔卽褒水自江沂嘉陵江而上至大散關一至秦州天水則踰關可

以入渭矣汚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縣  
褒城鎮入漢斜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漢時人  
上言通漕謂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渭經自汚逾渭不言斜者因大以見小也  
由渭入河絕流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南距黑水東北距西河得今永興秦鳳涇原  
環慶鄜坊麟府熙河等路及唐隴西西涼吐蕃  
吐谷渾疊宕甘肅瓜沙等地

弱水既西

書經注卷之三

三

說見導水

涇屬渭汭

見下文導水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  
府南陵縣入渭屬注也

漆沮既從

漆出今同州白水縣卽漢志西洛水或云出西  
夏界中厯保安鄜同之境而入渭沮出今坊州  
昇平縣北子午嶺與漆水合至同州朝邑縣東  
南入渭

澧水攸同

矣澧水出京兆延平也澧中河在澧州

澧水出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

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北條荆山在今耀州富平縣岐山在今鳳翔

府岐山縣旅定其祭秩也終南在今京兆府南

自西傾秦隴連互雍南以至太華故謂之終南

惇物在武功鳥鼠卽渭源說見下文三山不言

所治皆卽山以名其地自東而西舉其起止中

間水土之平可見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在今邠州豬野在今

書經注卷之三

三

梁州姑臧縣名休屠澤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城

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

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按水土如

此此禹所以底績也

三危旣宅三苗不敘

沙州燉煌縣東四十里有卑兩山一名化兩山

有三峯甚高人以爲三危又巖昌羗卽三苗之

種其地有疊州山多重疊三危山有三重或在

其地戎人凡山有三峯者便指以三危故漢志

西指化兩樊綽又指麗水之山但禹貢卽山以



名地而自唐以來地屬吐蕃難於考定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間故於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而三苗之在其地者亦知順序矣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澧漆之區最爲沃壤西邊近沙磧北邊山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烏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第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州之地至戰國秦漢

書經注卷之三

三

富庶甲天下漢衰地力耗自唐漸復然不能及東南至宋朝滋不及然雍冀之非古西以夏北以契丹也揚州厥田下下而賦下上自唐以來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至宋朝則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東南矣生聚之繁於此爲盛古今地力風土其不同蓋有由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玉可以爲磬琳美玉琅玕青玉雍之西有崑崙之玉其類非一皆球琳也其東有藍田青玉蓋琅玕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渭爲雍中巨流南則豐北則涇漆沮皆入之至西河爲甚徑但自岍隴以西則皆浮于積石河而下至龍門之上其入于西河者至華陽會于渭汭則浮渭而下者至是會于河可知也朱子按瀟水集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載兵下會州以取興州熙河路漕臣李復奏黃河過會州入葦精山石破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書經注卷之二

三

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此聲若出必爲夏人侮笑事遂寢朱子謂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河道固可通舟矣而復之言如此何也履祥按神禹導水濬川必有通道但天地人事每亦相因自三代之衰河源皆爲戎狄不通朝貢至秦并兼而河源亦在長城之外漢武帝極力開拓僅得河南空無匈奴開朔方始得渠搜之地受休屠之隆始得豬野之澤然自積石以下源委未盡得也則故道堙廢其來久矣如蜀南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

爲南邊要害之地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圖來上  
太祖皇帝見大渡之南城寨勞遠以玉斧畫河  
爲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此後河流忽中陷五六  
十丈澎湃如瀑船筏不通名爲噎口蠻人不復  
可以窺伺殆天設險以限戎蠻也又如自荆入  
蜀素號水險近數十年四川請於荆湖和糴運  
米入蜀舟人貫習三峽遂爲安流以此推之李  
復所奏河道一則固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  
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也  
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  
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於後  
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岷  
嶓國名岷嶓山旁小國也岷嶓無定所而莊騷  
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爲是則在今肅州酒泉  
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售具晉書張  
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崙國也今西北  
別有崑崙都國去中國甚遠析支國名有析支  
河唐與吐蕃舊界也當在唐北庭金滿縣西漢  
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犂捷枝卽析支

渠犂卽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朔方又自有渠搜  
縣爲漢北極界今屬夏州西戎班孟堅謂卽西  
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導山也岍岐荆雍山也岍在今隴州吳  
山下一名吳岳蓋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岳故  
又有岳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  
其北而東入涇岐荆說見雍州壺口而下九山  
冀山也禹於帝都所親治導故冀山爲多壺口

書經注卷之三

三

太岳碣石說見冀州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  
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底柱在  
今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  
禹鑿底柱爲之三門至今爲河流之險唐時又  
嘗鑿之不能殺其勢也然三門又分天門地門  
人門惟地門不可過耳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  
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縣洑  
水出焉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  
脊以接恆岳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  
石上起峯爾恆山北岳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

在平州之南一在高麗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  
一說謂恆碣之間諸水皆入于海亦通○禹貢  
一篇經緯脉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  
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源委  
脉絡可指諸掌不爾則散而無統矣導岍而下  
鄭王諸儒分爲三條四列條之說導岍而下北  
條西傾而下中條嶓冢以下南條也列之說導  
岍而下正陰列西傾而下次陰列嶓冢而下次  
陽列岷山而下正陽列列之說比條爲密然皆  
不離地脉之說就地脉之說論之則西傾嶓冢

岷山三列猶可通導岍而下一列爲不可通蓋  
雍之西其山隴自南而北冀之諸山皆又自北  
而南今北條陰列所紀乃自西而東此其說之  
不可通者也言地理者謂大行西南跨大河與  
商虢秦楚諸山相接諸山總在山形之內則北  
條逾河之說固有此理然此亦大地全體之常  
形爾大抵禹貢所書多是卽山以名其地故導  
山之說所以治水土也然隨山刊木禹功之始  
而經敘導山又在導水之前而其導山又必自  
西而下則聖人之規模次第暨可知矣蓋其治

水之初利在奠民擊鮮續食固是一時之急著然必自西而下者天下山川相爲綱紀必且自西徂東窮源極委廣覽天下之形勢周知川源之險阻而後分畫賦功次第而舉故導山乃所以爲導水計也自其大者言之導岍而下爲河漆沮涉洛陸也西傾而下爲渭涇灋也爲洛爲淮泗也嶓冢而下爲漢沔潛三澨也自岷山而下爲江沱九江彭蠡也自其細而言之則固多矣如導岍則汧汭可知及岐則杜漆可知至荆則伊洛溇澗可知析城則汾洛可知太行則懷

書經注卷之三

三

沁淇池國蕩諸水可知恆山則恆衛潞滋易桑乾可知至碣石則大小遼水可知導西傾則西黑北洮南桓可知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則西漢嘉陵褒斜灞滻可知熊耳外方則丹白波穀伊潁可知桐柏至于陪尾則汝渦濠泗沂可知導嶓冢至于荆山則漳沮潛夏可知岷山之陽則青衣大渡馬湖涪黔江可知至于衡山則九江諸源至于敷淺原則水之西入洞庭東會彭蠡者又皆不言可知矣凡此諸說禹蓋兼舉並行不可以一說斷也

西傾朱圜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至太華雍山也西傾說見梁州一名嶺臺山謂之西傾則其西地勢反而下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則洮出其北白水江出其南朱圜山在今秦州伏羌縣一名白巖山太華今華州熊耳外方桐柏豫山也熊耳見下文外方舊說嵩山非也嵩高世名中岳安得反謂外方又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按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

爲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以陸渾名其山其山固嵩高之聯峯然謂爲嵩高則非爾桐柏見下文陪尾徐山也泗山陪尾在今龔慶府泗水縣桃虛西北舊說拘於地脉以陪尾卽漢志橫尾山在安州安陸縣今屬信陽軍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說見梁州其形如冢荆山說見荊州漳水所出舊南入江近世導之東流入諸湖潑合潑江以通漢內方山漢志竟陵縣章山古文以爲內方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大別山在今漢陽軍

漢陽縣其形如鼃西有小別山漢水至此入江  
謂之沔口云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岷山一帶南  
出爲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  
源東山一枝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  
湘之原而又一枝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禹自衡  
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古文作傳通典註  
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駙前有敷淺原原西有傳  
陽山朱子親至其處謂廬山當其地而敷陽山

書經注卷之二

三

乃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山  
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淺  
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  
隴林麓猶存舊名爾導山而云過九江則導山  
卽所以導水可知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以下導水蓋總敘之源委沂源而及流卽大  
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  
掖縣合黎山下唐志言自合黎峽口西出卽居  
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居延乃



古合黎澤爾水溢則被流沙也雜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淵豈非指此爲弱淵與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惟皮舩可渡其間一渡名娑夷水廣盡一矢用藤爲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柱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川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恆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卽連流沙弱水滲其下山南之地卽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

書經注卷之二

四

中王元章云山東孫氏子自少爲兵嘗乘皮船以渡久之又船行至南詔蓋軍人不知典籍此非但渡弱水而西又循黑水而南矣又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漢志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張掖今甘州燉煌今沙州也按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岷嶠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脊以西諸水

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唐  
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而入于南海者凡四曰  
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彌浩江其曰麗水者  
古黑水也三危山峙其上程泰之以爲麗水遠  
小其所謂西珥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  
可二十里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漢武初開滇  
池其地有黑水祠乃蜀之正西北距巖昌不遠  
巖昌卽三苗之種又與敘于三危者合履祥按  
二氏所考諸源非一其實則合而爲瀘水沈存  
中謂夷人謂黑爲盧則瀘水卽黑水也蠻中固

有西珥河亦有東珥河東西二珥者皆因諸蠻  
而得名安知其不指正流爲西珥也唐以漢永  
昌故地置姚州有西瀘蓋唐旣以馬湖江爲瀘  
故遂以姚州之瀘爲西瀘而雲南之地又有瀘  
南縣諸葛孔明征南中五月渡瀘卽此水也但  
兩漢志以瀘爲温字從省誤後人失考爾故東  
漢志謂黑水祠爲温水者卽此瀘水也今按西  
南夷圖西珥河北合龍德河中合印鴻川南合  
導江川其印鴻川東過葉榆之水又東合流名  
西珥河過滇池則黑水祠在焉東南與麗水合

而區江亦合于麗水者此皆黑水諸源也故黑  
水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廣  
如江漢合流處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  
口在大理國東南大理卽雲南也唐名南詔至  
宋名大理云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爾雅河出岷嶠而說岷嶠者多誕妄今不盡辨  
而說具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臯蘭

書經注卷之二

聖

山石門黃河所出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  
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其祁  
連山青海諸水出浩豐東流合于湟水皆入焉  
東皆岷嶠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  
東至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盤東  
山碇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  
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  
之西山開岸闊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  
是爲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  
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陝州陝

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三門以通之又名  
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  
津謂之孟津東過今河南府鞏縣洛水入焉名  
爲洛汭又東至澶州黎陽縣大伾山卽今黎陽  
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降水  
入焉今名枯降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  
又北播爲九河說見兗州逆河之得名以潮至  
而水逆流也漢志作迎河謂迎接九河也亦通  
古河入海之地蓋在右碣石自周定王五年河  
始徙蓋自禹以前河決而北故禹播九醜潔以

東殺之至漢河決而東故并行於漯而沛亦爲  
河所并至宋則河決而南矣蓋古河北流旣久  
濁流舊淤土膏日息則地形反高故河不復北  
趨漸次東決至五代晉漢時河遶梁山以東北  
入海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  
淮於是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卽沛水故道  
南清河并泗水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  
清河口是也今梁山又塞而黃河遂西浸睢陽  
之境此古今之變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海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岷冢說見梁州漢水初出舊名爲漾至漢中爲漢又一源名沔水故以漢沔通稱然據書意則沔蓋褒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均州武當山之北四十里名滄浪州三澨卽泌河其一源名三家河又一源名三里河西南流至鄧州東南合白河清水河入漢是名三澨也又東南至今漢陽軍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自岷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

書經注卷之三

四

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今江西諸水壅遏不通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史官追記固易差失而古書多是隱見互見若先敘江而匯澤在江條之內似無甚失惟先敘漢以及彭蠡而後敘江如此互見則首尾橫決反爲失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而與江漢竝列爲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出岷山岷山數百峯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  
峯闖其後冬夏如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  
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  
一源又爲大渡河矣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  
旣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  
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  
江出三峽而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  
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  
計不施功故不書東至澧過九江則禹時澧自

入江而九江始入今則澧與九江俱匯爲洞庭  
而併入江矣故說者遂以澧亦在九江之數非  
也詳見荊州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  
會于匯當特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  
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  
禹於導江之功在荆爲多蓋荆地界濕沮洳江  
漢朝宗則揚自彭蠡而下不復致力矣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沛出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西北始發源山頂

崖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泚源縣湧爲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泚水至懷州武德縣入河伏而南出溢爲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則今曹州濟陰縣又東至于荷說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汶在今東平府中都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泚水性沈勁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泚出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而伏流以東南出及既入河又伏橫而南出至王莽末泚入河不復南出而河南無泚瀆滎自受河爲浚儀渠然泚則未嘗不伏流地中今阿井賁膠爲性鎮墜能清濁水吳興陳氏謂今厯下凡發地皆水溢蓋泚水過其下也

書經注卷之三

異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里竝見前章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爲十四潭至并汝潁滿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豫之沮隋唐之汴今之黃河皆入淮矣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導渭自烏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

漆沮入于河

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河

鳥鼠山說見雍州爾雅其鳥爲鷓其鼠爲鼯穴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書傳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不爲牝牡又其山一名青雀山渭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則說見豫州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惟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石東漢都洛陽

書經注卷之三

七

以漢運火德故去水加佳爲雒後世仍從水名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內經理無間也四隩旣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隈亦已安居也刊者去翦鬱驅猛獸興種藝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川凡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之澤有陂障無潰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



無復橫流也

六府孔修度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

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

六者之官無不舉也度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

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度土謂凡

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

地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底定慎謹也謂定度土

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貢土所有

書經注卷之二

吳

不强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爲上中下

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

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

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蔡

氏曰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

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

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

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

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曉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祗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乎先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  
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節以下太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也服事也皆所以供王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

以外四面各廣五百里商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自治是爲天子之田而畿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銍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黍者惟刈取其穗也其王省於總矣秸稾也服役事也謂輸將之事也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遠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

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爲輕重爾古  
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於此然獨三百  
里之民納豪而不粟視它處爲甚輕而有服役  
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  
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  
不販樵千里不販糶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  
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  
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焉乃若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於帝  
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三百里之民轉而輸  
之於都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  
轉輸力苦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  
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諸侯之服侯維也  
所以維衛天子也一曰侯后也爲民羣后也采  
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  
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邑亦取於侯服則千  
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

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也內小國則弱有所依

外天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蔡氏曰甸服  
分爲五等侯服分爲三等外諸侯分各二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內則  
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之義  
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  
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  
優文險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則自  
此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  
則自此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

書經注卷之三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要服要如裳之有  
要也所以綱統四裔也舊說要約也其地遠於  
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  
其文法則畧於中國矣又於其中分三百里爲  
夷二百里爲蔡夷者易也取簡易之意蔡者放  
也如蔡叔之蔡有罪者則蔡於此焉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此爲四遠蠻  
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

畧之者又簡於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於此如流其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右五服二面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雖幅員二萬里夷蠻又在其中聖人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制以爲朝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爲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漸民以仁之漸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統言

聲教之達也聲如立之風聲之聲教則上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治水土而已其聲律身度觀民設教本末備舉東漸于海則教化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冒覆于流沙至於北雖止於恆碣南雖止于衡陽而南北地長聲教旁達不可爲限故南北不言所至總而言之其教化則盡於四海矣聖人爲後世計雖立爲五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經理之焉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告成也錫如師錫之錫玄水色也禹既平水土故以玄圭爲贄入覲而告成于帝焉一說禹治水獲玄玉之瑞故謂之錫禹不自居以歸之帝而告成功焉蓋其蓋而獻也而其表於人履祥按禹貢一篇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

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縑之每州之下奠山川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敘於後則列山川敘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猶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

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刑定諸山  
總敘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  
之中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  
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導川  
則襄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  
河患鑿阻濬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  
疏爲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卽田間之畝  
一同一澮也所謂溝洫者卽一井之溝一成之  
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

最爲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  
功之終也分敘之浮于某水達于某水總敘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  
曰洪水滔天旣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  
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  
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卽如後世淫雨大水河  
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洪水之變多在  
水潦旣降之後秋水時至之節而禹之疏鑿則  
在其間水泉縮退霜降水涸之日爾或曰禹之

治水固先冀都而充青徐揚次第先及何也曰  
朱子有言洪水之患河爲大禹之用於河爲  
多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  
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  
以後尤甚遂分爲南北清河而南清河遂并泗  
水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充青徐  
之境也緬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關龍門  
疏砥柱淤大陸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醜爲沛澤  
使之東殺又通于河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是  
以冀充青徐次第皆平至於揚荆則以江漢下

書經注卷之三

五

流水所澤聚而揚爲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先及  
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殽函以東至于鞏連山以  
爲之限但滎荊在其東偏耳河旣導則伊洛不  
勞而入梁雍諸水之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  
乃若正疆理物土宜定井地濬畎澮經貢賦同  
風化則無間也或者又曰古今有變更山川無  
消長而禹貢地理有與今日不同者何也曰是  
固不同也有人力之變者汴之通河淮潛之通  
江漢是也有名號之變者九江洞庭之異名數  
淺匡廬之異號外方陸渾之異稱諸若此類多



有不可究詰者是也但江漢同歸而分爲中北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涕涸而淤而冀兗青豫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而爲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况水平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

殼及石子橫互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卽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卽河日邊山日長石日凝益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條列之說如何曰予嘗疏於前矣王鄭分每章爲條每段爲列可爾若指爲山勢之

脉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爾崑崙之山綿互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最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烏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互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

亶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漳恆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恆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烏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卽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

卽西傾而下諸峯互爲終南屹爲太華東北爲  
殺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  
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  
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  
卽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  
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  
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  
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卽西傾以南嶓  
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  
支卽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

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  
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  
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  
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時天目盡  
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  
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  
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  
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  
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  
旬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

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

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

法始出於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  
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  
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筭  
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  
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彌成五  
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  
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  
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  
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  
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

九千里太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  
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  
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  
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盡  
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  
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  
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  
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  
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  
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

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  
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  
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  
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  
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  
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  
百里總爲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  
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  
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  
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  
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  
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  
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  
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  
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于甘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

書經注卷之四

一

大勢論之不爲小變矣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

之正道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

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  
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一車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  
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鄉一  
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  
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

書經注卷之四

二

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  
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  
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  
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  
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  
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祓  
社鼙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  
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



社戮辱也戮非爲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孥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尙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踰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書經注卷之四

也至若左右不踰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戮也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  
臺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尙  
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  
也至若左右不踰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孥戮及  
其妻子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  
臺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尙  
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  
也至若左右不踰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爲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啟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旣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况暴棄之則父母之思爲何如也民本非易叛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

書經注卷之四

四

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夏都河北太康遊田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爲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民以代夏政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卽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卽所謂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國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僭稱

帝夷羿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篋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毋避  
難迹大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  
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篋而不返哀宗國  
之顛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  
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自是其辭說  
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其爲之其  
一其二者歌節非指五子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書經注卷之四

五

邦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驥楛以爲歌下叶戶子叶與  
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  
一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字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驥楛其辭而爲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底滅亡

蓋秦漢之禍皆自又出書曰禹敷土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  
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  
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  
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正平之始正章一章言太康之失與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張訓於

有叶以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  
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天下

書經注卷之四

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一端以見典  
籍規制之備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  
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

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  
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

國固太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  
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  
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復  
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京國  
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書經注卷之四

七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  
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復  
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京國  
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侯胤國之侯入爲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  
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明徵定保者卽謨訓之辭徵如度徵之徵謂明  
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爲綱領克  
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羲和以下  
皆明徵之反

書經注卷之四

八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

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爲天官而日食不以告  
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  
紀遐棄厥司

此正羲和之罪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度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唐大衍曆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  
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  
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靈當以日在  
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  
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  
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  
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

書經注卷之四

九

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  
在斗柄天策焯焯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  
之不以爲繆何獨謹疑於房星哉

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  
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者也故警奏鼓嗇夫  
馳者供救日之役度心走者爲救日之態以見  
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土官民奔走于下變之  
甚也而羲和掌曆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  
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  
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  
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  
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  
此必嚴無赦之律焉夫亂爾師曠師之禍曰  
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  
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焜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  
烈於猛火懲戒甚重使止期不出于天

此戒其先時之過

穢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嗚呼威

書經注卷之四

十

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與赫赫與平與  
此戒其及時之失

其爾衆士懋戒哉

予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懋戒以殲  
令魁威克爲勉以逸德愛克爲戒也夫王室尚威  
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爾何勤徂征之師曰  
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  
遐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  
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  
也曰羲和畔夏卽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



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  
卽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  
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  
供其職卽不臣其君矣而况俶擾天紀爲始亂  
乎曰俶擾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  
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  
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保遷  
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  
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  
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  
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  
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  
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五

金履祥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書經注卷之五

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居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吾寧與之俱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

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  
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至啟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  
世變矣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  
爲追書也疑臺眾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  
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  
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  
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

書經注卷之五

二

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  
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亾也愚謂受命稱  
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  
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  
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卽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  
命旣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  
司徒旣興則桀紂卽獨夫矣豈特南巢之後牧  
野之節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旣已興師矣而  
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眾則是以諸侯而伐天

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眾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眾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眾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眾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稽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辞首之曰汝曰我后曰不恤我眾舍我稽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眾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

書經注卷之五

三

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子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徃蓋亳眾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心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眾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此軍

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也

書經注卷之五

四

人之意也

書經注卷之五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中鬻荀子作中藟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趙臺卿曰卽萊朱也誥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告湯而亦曰誥唐孔氏謂仲虺必對眾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

書經注卷之五

五

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爲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氏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又生民而桀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

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  
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  
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爲也禹傳禪而湯征伐  
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  
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  
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  
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

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  
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  
受命用爽厥師

上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桀  
誣天命湯受爽師之命作之師也武王所謂作  
之君作之師是也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蓋假天  
以神其說以令於眾也大學所謂桀紂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師眾也謂  
湯開明眾人之心中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

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爲所當爲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爲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亦住不得觀湯此時亦正如此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自此下二節因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

書經注卷之五

七

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爲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爲之也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爲亦不容不爲矣此皆所以釋湯之



慙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王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末造簡賢附勢者既繁則公道晦蝕是非不明久矣命德討罪實在於湯鳴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止於鳴條之戰而遽已也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之辭

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已

書經注卷之五

八

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爲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滯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慙者固多自阻而謂無所慙者又多自滿防其自阻也故釋其慙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踈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

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卽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

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繩之內不偏不倚經制旣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固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

書經注卷之五

九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殖有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遂兼攻凡撥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卽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理勢不可不爲之宜其爲天子也亦有得失興亡不可不謹之慮此篇之意最爲深密讀者詳

之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繇蓋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於人心則謂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

書經注卷之五

十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以降衷而言則固同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此所以爲之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

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猶稱夏王從其始也此聖人忠厚之意也此敘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性非天所命爲天所棄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立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此自敘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也湯類上帝興

師而學者以稱王誓眾爲諱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爲聖人夫不以成湯爲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爲聖者避湯故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桀奔南巢也爲上天爲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眾天蓋信欲生

殖之而不欲遏絕之也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皆所以綏猷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書經注卷之五

五

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爲言實昉乎此此克綏

厥猷惟后爲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  
卽綏猷之反與眾請命輯寧邦家卽任綏猷之  
責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斂然戒謹恐懼之意凡  
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是乃所  
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卽自任以不克  
綏猷之咎是其爲書辭忱義密當爲誥書第一  
與武成大不同矣

書經注卷之五

三

與武成大不同矣

猷猶志也昔景其爲書猶其義密當爲誥書第一

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卽自任以不克

綏猷而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是乃所

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卽自任以不克

綏猷而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是乃所

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卽自任以不克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今文尙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  
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萬明胡文定曰前乎周  
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  
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卽位冢宰攝祭告也先  
王謂玄王以下祗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卽位也  
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厥祖舊說

書經注卷之五

西

謂先王卽成湯則書辭爲重複而喪奠亦不應  
言祠也

侯甸羣后咸在

孔氏曰在位次也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孔氏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靈  
暨鳥獸魚鼈咸若

此言夏后氏之盛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言夏桀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於亳邑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

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卽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踈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遠卽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繼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有天下者



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紀卽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細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眾檢身若不及則日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以至于有萬邦此豈易事也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賢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己之病其病安在先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有位然其爲戒則亦言言藥石人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以戒太甲焉官刑之儆隔句韻語末句箴體此成湯所作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

發財忘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耆德相反謂蝶  
近頑冥少年之人國語史伯常譏幽王近頑童  
窮困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  
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況於天子乎其責  
尤重而迹尤危矣具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  
者常使瞽誦詩工誦箴諫蒙卽矇也謂使蒙士  
誦之以爲戒也或云自其爲童蒙之初固已訓  
之以此蓋養正於初也此伊尹所舉之以告幼  
君也此已防其縱慾之漸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敬身而念之也聖人  
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若此官刑之訓則其  
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  
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顛覆之  
行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上文嘗言皇天假手伐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  
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  
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

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  
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爲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  
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爲小節無傷而  
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  
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  
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其效積至於萬邦  
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  
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  
亦理固爾也

書經注卷之五

大

亦理固爾也

聖人宗用年意進來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  
亦理固爾也  
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其效積至於萬邦  
惟慶不德雖小而意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  
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  
亦理固爾也  
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爲小節無傷而  
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  
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  
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其效積至於萬邦  
惟慶不德雖小而意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  
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  
亦理固爾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卽保也衡平也商尊伊尹爲保衡猶周尊太公爲尙父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書經注卷之五

尤

顧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卽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爲人欲所昏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爲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來皆作自周有終子王子謂周當作君按古文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誤之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太甲之心爲人欲所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省此天理惘然在中對越天地鬼神遂爲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

師眾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書經注卷之五

三

昧晦爽明謂夜而初明之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卽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谷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王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爲重也故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顛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謹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

圖其爲事也必輕發故又曰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虞虞人掌射獵者也機弩牙也張漢書所謂蹶張徃將發矢也括于度沈存中曰頃海州人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鋌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以度高深書徃省括于度疑此乃度也欽厥止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卽顧諟不顯之法若其行事則一循乃祖之跡勿妄爲以顛覆之也然亦惟欽則能率乃祖攸行爾

書經注卷之五

三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太甲顛覆非必稟賦之不善也其爲不義習而熟之則若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伊尹嘗見夏桀之爲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爲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甲之爲不善以其深

居宮中有與之習者又其貴爲天子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蓋湯葬地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母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君蒿棲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夫死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書經注卷之五

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書山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

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而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

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

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而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

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

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奉迎太甲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慶懌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書經注卷之五

重

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正與顧諟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放廢也孽災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身於不肖而惟欲縱之徇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爲後人者俱有禮度惟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



由放廢之事怨艾之實求誨之眞克終之美俱  
在言意之間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  
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隣  
乃曰猷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  
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斃

太甲一節顛覆今雖自悔豈能遽孚於天下亦  
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修之實苟至則實德  
自協於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

書經金注卷之五

五

實意故民悅服於下而隣國之民亦戴之知其  
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  
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  
乃厥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前日  
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惟祖德之循戒前日之  
驕悖則接下思恭一惟賢德之順視不蔽於媿  
近則明無不及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聞蓋  
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  
尤羣言之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真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卽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

書經注卷之五

五

亂言事則悖道之爲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機無極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慎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不明則照察不及卽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之昏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

監茲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時

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

之民懷神享不待言矣今王嗣令緒監茲則勉其與治同道之實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

高而難及或忽於近而躡等故又言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

知天位之艱難而謹其身然欲謹於終必自始

而謹之此皆為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書經注卷之五

美

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自邇之事

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於己而不聽也必求諸

道合於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已

而輕信也必求諸非道非道則諛言也蓋天下

之言不一逆心之言雖未必皆道也但忠言多

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

但諛言多甘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先以

為悖遜志而即以為善則逆忠聽佞多自是始

矣與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入元良萬邦以貞

先王之道固不可遽進其進之必自下自邇然亦不可不勇進蓋不思則何以得不爲則何以成弗慮胡獲致知之事也弗爲胡成力行之事也元良大善也德如先王則大善矣一人元良萬邦之所以正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

此又戒其與治同道之反亦因聽言而及之伊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者周矣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爲至治但恐爲辯

書經注卷之五

卷

言所惑輕有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然伊爲是言以勉其君也而及爲臣之事何也意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大臣之奉君一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爲固位之謀者或無所不至矣故尹之言亦萬世君臣之大戒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太甲旣已克終厥德但能有常而不變則進修功效自是生矣故伊尹告歸有一德之誥焉諶信也言商受命方新而難信蓋其眷命靡常也常厥德常卽一也常厥德則能保厥位而不常者必亡此則天理之必可信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書經注卷之五

天

朱子曰庸常皆一也此章言桀以不一而亡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一者有常不變之謂卽誠敬之意也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尹於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知且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眞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於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賢

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  
可見矣此章言商以一德而興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上文言桀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此總結之以  
警太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者振作精明之謂然必終始惟一接續不已  
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不  
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書經注卷之五

五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旣勉太甲以君之  
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  
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  
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  
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  
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  
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慎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蓋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廣漢張氏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

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  
銳耳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生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化之效以申常德保位  
之語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母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又發明餘意警戒以終之七世之廟可以觀

書經注卷之五

三

德卽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卽小可  
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  
小宅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  
者矣夫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下  
不親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  
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故今所以告  
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  
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  
之然此四語者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



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卽繼  
之后眾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  
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  
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母乃  
與聖人之言有間與臆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  
之體觀之自臯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  
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  
分常卽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  
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旣明則  
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

書經注卷之五

五

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旣勉君之一德又求臣  
之二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  
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  
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  
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  
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  
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  
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  
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  
有書焉自伊尹訓太甲三篇皆精切明白矣而

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  
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書經注卷之五

五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